

8个打工妹的“中国好声音”

本报记者 庄庆鸿

这里是与繁华格格不入的“另一个北京”。红砖平房，墙上裂缝深深，门口空地上堆满了建筑垃圾。屋外红色油漆刷成的“木兰社区”招牌，抵御着寒风。

屋内传出的歌声打破了这片荒凉。“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飘落在那生根发芽，我们平凡，默默无闻的工作，我们平凡，把家庭社会担当……”这里，是另一种“中国好声音”。

打工妹眼泪里诞生的“中国好声音”

2004年的一天，深圳一家纸箱印刷厂的普通女工齐丽霞下班了。她无精打采地走出工厂，迎面抬头看到了一辆与众不同的大巴车。

车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专为打工女性开设文学小组”。这吸引了她。“每天在生产线上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苦闷。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嘛，不知道未来的出路。”

上了车，是另一种人生。“公益朋友给我们看《劳动法》的小册子，女工们在一起聊天，一起分享工作中的不如意，互相安慰。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感觉很有力量。”

那时，这名来自河南开封的女工还不知道，她将来会唱歌给几千人听。但是她决定离开工厂，去从事农民工权益的公益普及。工厂打算用升迁、涨工资留住她，同工不同酬她也不愿意。“他认为，去做公益根本不可能发财，前景也不好。凭我的能力，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要去。”齐丽霞仍没有妥协。后来，丈夫辞去工作，只身回了老家。

2006年春节前夕，齐丽霞去乡镇开辟公益工作点。那1个月，她整天在外面奔走，直到农历腊月二十七才安定下来，整个人瘦了10来斤。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鞭炮连天，齐丽霞却连煤气都没安上。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谁都不认识。过年该置办的都没有，饭馆也都关门了，不知道怎么办。”齐丽霞眼眶红了，“跟家人朋友打电话，没说两句就哭。那是最孤单、最难熬的时候。”

同一年，河南开封兰考县的16岁女孩黄鹞(化名)也背井离乡，闯到了深圳。她几乎是踩着齐丽霞过去的脚印。但流水线女工的生活让她觉得浪费生命，“我们就像机器，天天被呼来喝去，生活得没劲”。

那时，齐丽霞还不知道，她参与创作的歌将帮助很多黄鹞这样的女孩。2008年秋，她来到北京。2010年1月15日，4名打工姐妹自发组成的民间公益团体成立了，叫“木兰社区活动中心”。

同一年，来到北京打工的黄鹞遇到了齐丽霞。喜欢唱歌的她，成为了木兰文艺队里年龄最小的“木兰花”。

她们都喜欢唱歌。一次次经过KTV金灿灿的门，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走进去，因为那扇门面“太贵”。

“我们也有情感，也有梦想，为什么没有一首歌是唱我们的？为什么没人唱我们的心声？”一个打工姐妹的发问，开启了《木兰花》这首歌的创作。

说干就干。作词的都是外行，但每个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打工姐妹都一下迸发了“创作激情”：“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追求梦想”、“团结”……零散的词、句子逐渐拼凑，179个字的歌词，写了两个月。

唯一一名学过乐理知识的幼儿园老

师，成了她们的“作曲家”。“我们看不懂五线谱，是那个老师一句一句，教我们跟着唱。”半个月的时间，齐丽霞她们学会了这首歌。

“木兰花”们的嗓子没经过声乐训练，却很洪亮，能把人唱下眼泪来。没有音响，她们就伴着吉他唱。“我们不在乎歌的专业水平，我们只是唱出心声。我们这么多姐妹聚在一起，清唱也很开心。”

但开心的日子不长。拆迁和房租上涨，一次次赶着这些“木兰花”漂泊。

她们每次搬家，上了公交车，都不知道下一站在哪。“乘务员问去哪，我们只好说‘到前面’，要么随口报个站，看哪个村庄农民工多，就下车。有一次持续了1个月。”

实在挺不过去的时候，坚强的“木兰花”也会借酒浇愁。

有一年的房租由1万8千元涨到了3万元，齐丽霞实在筹不到。黄鹞看到她出去喝酒了，几个姐妹就悄悄跟出去，“陪她一边喝酒一边哭”。

从这样的眼泪里，诞生了第一句歌词：“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飘落在那，就在那生根发芽。”

这就是她们第一首原创歌曲《木兰花》的开头。

“馒头大餐”吃出的工地演唱会

“我们有馒头大餐招待大家！”这是饭前齐丽霞总喜欢说的话。

第一年，“木兰花”的一天三餐都是馒头咸菜。“腌好的咸菜，我都觉得太贵。我们买那种大头菜，回来一切，再随便一拌，就可以下饭。冬天时，稍微炒一下，不然太凉咽不下去。”

“这样一个月下来，才用了几百块。有时翻看那些记录，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只用了那么少的钱。那时会觉得苦，但倒不难捱。吃饭只是一天中很短的时间，苦也就苦那一小会儿，吃完后，我们照样开心地唱歌跳舞。”

4个工作人员的卧室不到10平方米。空间狭小，两个人同时下床就会撞到头。志愿者过，用席子往地上一铺，睡的是“贵宾地”。爱心捐赠的桌子，都成了女士优先的“贵宾床”。

她们第一次演出，是在大风挟着黄土的建筑工地。唱给劳累的工人听。2012年元旦，她们的“跨年演唱会”也是在京郊的工地。

那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才2摄氏度。现场只有一个照明灯，没有追光、没有舞美，麦克风也时好时坏。但是，“上千工友在台下看着我们”。工人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零散的建筑材料上，有的站着。

她们排演了舞蹈《疯狂清洁工》。几个清洁女工拿着扫帚、抹布、拖把，懒洋洋地干活，无精打采。看到其他姐妹时，她们眼睛一亮，相互对视，用手指着对方。音乐声随之响起，每个人开始兴奋地跳舞。在建筑工地，她们就演《疯狂清洁工》，道具就是现场的铁锹、铲子。

“这个舞蹈是表示我们打工姐妹都勤劳，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原先是孤单的，找到姐妹后，共同劳动更快乐。”齐丽霞说。

她们还编出了话剧《再也不能这样活》。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家中已有几个女孩，父亲坚持要个男孩，母亲不同意。最终，母亲带着长女外出打工，开了一个早点铺。大家忙忙碌碌，生活反而重新快乐了。

“女工要自立自强，不再只是生孩子的多故事。”

在廉思的调研中，那些年轻人彷徨着，为了生活挣扎着，却仍然奋斗着。他们的梦想常常会触动他的内心。

廉思曾经采访过一位叫宋永亮的年轻人，宋永亮两年打过7份工，换了5个城市，最后来到了北京，跟女朋友租住在一个地下室里。跟宋永亮一起过年的时候，廉思曾经问他的新年愿望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出什么大愿望。”但宋永亮半天说出一句话却让廉思很心酸，“我希望新的一年，我每天起床的时候能够看到阳光。”

两年的调研其实并不容易，廉思和团队成员曾经遭受过当地村民的恐吓，也曾被无缘无故地查看相机。没时间，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地整理数据；没经费，他就和同伴经常窝在麦当劳里开会、讨论。

即便是关于“蚁族”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还有人嘲笑他们报告里的那些年轻人“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但越来越

多人的认同，还是让“蚁族”这个群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蚁族”火了，但廉思并没有停止调研的脚步。2011年，他走进大学校园，调研青年教师的现状，一年多以后，完成了调研报告《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今年4月，他又开始走进工地、餐馆、厂房等，走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完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现在，他又要开始上路了，80后、90后新生代海归将成为他调研的下一个青年群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调研能够勾勒出一幅中国青年的全景图。”

很多人都问过廉思，为什么不安心享受令人艳羡的大学教师的工作，却花费大量时间、心力，甚至还要花费自己的工资去做这种调查？廉思说，他喜欢踏踏实实做些实实在在的调研，“抬起头，我们可能看不到整个天空，但俯下身去，却可以看到脚下的土地。”

整个人的改变了很多，以前很烦躁，现在生活得开心多了。

打工妹的“中国梦”

2012年，齐丽霞突然接到了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导演的电话。对方在博客上看到了她们的图片故事，邀请参加海选。

“木兰”们又惊喜，正常一周只排练1次的8个人，提升到一周排练3次。“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这样的舞台，必须要拼尽全力。”

4月底，从来没旅游过的打工妹们来到了“人间天堂”杭州。除了齐丽霞，其他姐妹都是第一次坐飞机。“西湖那么美，我们都没去。每天都很紧张，窝在宾馆练歌。虽然歌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是每天练。”



木兰文艺队在狭小的空间里紧张排练。

机器，要逐渐找到自我。”

在舞蹈《女工风景线》中，上班的女工重复着单调的动作，下班后为之一变，有的表演逛街，有的做着化妆的动作，有的表演玩电脑。“她们即使是枯燥的流水线一员，也都是青春少女，热爱生活。”

这些，无一例外，都是木兰文艺队自编、自导、自演。对于这些艺术形式，每个人都是门外汉。“就算动作不齐也没有关系，表演来源于女工生活，本来就不是一致的。”

为了方便跳舞，木兰文艺队的姐妹脱掉外套，穿着毛衣登台。“下台后，手直发抖，冻得连衣服都穿不上。”

但是她们知道，台下有一千多个“歌迷”。姐妹们在台上冻得直哆嗦，挽着手唱起了《木兰花》，台下的大男人们自发打起了拍子。一千多人的拍手声，拍“碎”了寒冷的空气。最后一句“木兰花开遍地香”重复4遍，工人们甚至会跟着一起唱。“大家唱得很响亮，我们也唱得格外有劲。”

唱完，工友会“起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来自辽宁的余晓梅唱着唱着，眼里就噙满了泪水。她2000年从辽宁来到北京时，在电灯厂工作了3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后来找到了一家荧光棒工厂，车间关门，她又失去了工作。她现在是一名普通家政工，擦洗过百家地，没有哪家人知道她爱唱歌。这一首歌，她唱得辛酸，也唱出坚强。

她们多数已为人母，时常带着孩子排练，被戏称为“大小木兰集体出动”。齐丽霞的女儿也会唱《木兰花》。“没有特地教过，听得次数多了，就会了。”

“木兰”的歌声也改变了她们自己。

来自内蒙古赤峰农村的胥红佳，经历过不幸的婚姻。2006年，她只身一人带着6岁的儿子来到北京。她做过保安、保洁员，甚至还自己开过烧鸡店。目前，她刚辞掉上一份工作，暂时“在家歇着”。她喜欢唱歌跳舞，孩子也参加了“木兰”的儿童节目。“我

还能上电视！”何文琼抹着眼泪。

她们的梦想很简单，希望在北京不再频繁搬家。“希望能有两年稳定的活动室，每年房租3万元。”

但不知为什么，这段节目最终没有播出。

在“梦想8分钟”上，有木兰文艺队的镜头。屏幕上，齐丽霞留下了她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梦是我们自己的，梦还在，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

木兰文艺队现有姐妹11个，在各个行业奔波，有装修工、家政工、超市营业员等。她们每年大大小小的演出有近30次，北京的高校、文化馆、世界妇女论坛，都留下了她们的歌声。

黄鹞现在生活得很开心。“参加‘木兰’的活动，我更自信了，也敢在大家面前展示自己。跟木兰的姐妹在一起很亲切，不像以前的打工生活，人与人之间没什么感情。”

现在的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有150平方米左右，外表虽简陋，里面却另有一番天地。2000多册图书环绕着3面墙壁，包括励志类、文学类、语言类、儿童类等。独立的一间房作为“木兰义卖店”，里面挂着各方募集来的衣物。此外，她们还为打工家庭的孩子开设了兴趣小组、“一对一课辅”、冬夏令营等。

黄鹞除了字画装裱工作外，每周末都会来这里。有时是参加木兰文艺队的排练、演出，有时是做志愿者，教孩子学习、负责义卖店的工作。

她们的团体取名“木兰”，源于替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在那样一个时代，花木兰展示了女性的独立和自主，诠释了‘女子哪里不如男’的道理。这样的两性平等观也是我们追求的。打工姐妹奔波在外，依靠自己的双手，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齐丽霞说。

编者：希望在蛇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能看到齐丽霞和她的“木兰文艺队”，为全世界的华人演唱这首《木兰花》。

天津大港筹建野生动物保护站

本报天津11月26日电（记者张国）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副主任王学明11月25日透露，当地正在抽调人手，组建北大港湿地野生动物保护站。

半年前，北大港湿地发生一起毒杀国际濒危动物东方白鹳事件。民间环保机构、护鸟志愿者们与天津市林业局及大港有关方面联手抢救了13只中毒的东方白鹳，同时发现至少22只死亡。与各地频繁发生的候鸟被害事件一样，此事件再一次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众多问题。

抽调人手筹建保护站，配备必要的装备。北大港湿地面积广阔，保护难度很大。但王学明说，全球不足2500只的东方白鹳在大港出现伤亡，他们为此感到“心里愧疚”，对不起这些珍贵的生灵。虽然保护的难度很大，但是，无论在哪里出事，地方政府都应该担起责任。

毒杀东方白鹳事件之后，大港管委会紧急采纳志愿者意见，采取了包括昼夜巡查、打击非法买卖野生动物、树立警示标志、组建护鸟志愿者协会在内的7条措施。

王学明说，仅靠官方的力量远远不够。今后，大港管委会将加强与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护鸟志愿者的合作。他说，在

抢救东方白鹳的过程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冒着严寒星夜赶来的志愿者。他向这种行动表示崇高的敬意，想要“给他们鞠个躬”。

他说，管委会领导已经决定，在今后的保护中，志愿者们和专家们需要什么支持，管委会都会全力提供，做好服务，与大家一起努力把北大港湿地这块地球上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保护好。

对于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王学明说，他们深表感谢。他认为，媒体令这件事情得到传播，不仅推动了事情的进展，也能唤起大家对湿地保护的认识，“使别的地方可以引以为戒”。

记者看到，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五成以上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约七成成为18—39岁的中青年人士。“这说明，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如何在保证充足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大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更多地关注和了解辖区民众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不断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期待，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报告》说。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政府，在该项调查中却未进“十佳”。《报告》显示，“北上广”由于财力优势，在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绝对投入和产出上，位居前十，但在受访公众眼中，却满意度不高。

“这说明，任何单一领域特别是以客观投入为衡量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充足供给，并不必然能满足居民和企业的期望。”胡伟教授解释说，尤其是调查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期望”同“现实”间的差距。年龄越小、学历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

罗阳的工作强度很大，经常开会、汇报、座谈，不得不过度压缩自己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有时饿了，就吃顿方便面；困了，就在车上靠一会儿。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使罗阳身体严重透支。但因为平时并未发现心脏方面的问题，没有多加注意，最近一次体检，他也没来得及参加。

罗阳自2012年1月起任中航工业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特级专务。他组织开展国家重点工程的研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歼-15飞机研制的过程中，他坚守一线，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夜以继日，最终取得型号研制的全面成功。

这段时间，随着我国首艘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飞行任务临近，罗阳全力以赴。11月18日，罗阳登上辽宁舰，亲临现场指

挥。24日，他和妻子通了一次电话，他对妻子说，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他感到非常欣慰。没想到，这次通话，竟成诀别。

中国航母昂首走向世界舞台，歼-15飞机鹰击长空，在庆祝胜利的時刻，罗阳却倒下了，为他毕生热爱的航空事业洒尽最后一滴心血。

才见霓虹君已去，英雄谢幕海天间。罗阳的去世引发社会各界人士极大反响。有网友留言：“中国的航空工业实现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向中国军工技术开拓者致敬！”“清澈的共和国的蓝天，是他们，铸造了中国的脊梁。”“以生命来诠释，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中。”

据悉，罗阳同志追悼会定于11月29日上午10时，在沈阳市回龙岗革命公墓回龙厅举行。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



木兰文艺队的打工姐妹在表演舞蹈“疯狂清洁工”。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供图

廉思：脚踏实地做调研

(上接1版)

报道中的主人公在北京一所高校毕业后，考研和就业都不顺利，便在海淀区的一个村子里租住下来，为了生活和梦想苦苦挣扎奋斗。这个村子便是以后随“蚁族”一同火遍北京，甚至全国的唐家岭。

当时，这篇报道让廉思深受触动，他决定亲自到村子里看一看。在那里他发现，和那篇报道中的主人公有相似背景的年轻人竟然有很多。

于是，廉思开始组织团队，对这个群体开始深入的调查。

“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吧？”当时很多人这样评价他的行为。

“我就是想去发现那些年轻人真正的问题。”他说。

调查方式，即真正俯下身去，到一线去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深度访谈，甚至他和团队成员在唐家岭租了一间房子，跟那些年轻人整天混在一起。“只有到现场去了，才能了解最真实的状况。”

在那里，很多年轻人跟自己的父母都不说真话，却向廉思敞开了心扉。“因为我们不是带着猎奇的心理去打探他们的内心，而是带着感情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廉思和他们一起吃烤串，一起喝啤酒，甚至还一起过年，“在调查期间，我连续3年都是和他们一起过的。”

这样的调查方式让廉思获得了最真实的“蚁族”状况。有一次，他在一个出租房里跟一个年轻人聊天，同在一个房间的另一个年轻人突然站起来说：“哥们儿，我跟你同屋住了那么长时间，都不知道你有那么

“航空报国英模”谢幕海天间

(上接1版)

罗阳的工作强度很大，经常开会、汇报、座谈，不得不过度压缩自己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有时饿了，就吃顿方便面；困了，就在车上靠一会儿。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使罗阳身体严重透支。但因为平时并未发现心脏方面的问题，没有多加注意，最近一次体检，他也没来得及参加。

罗阳自2012年1月起任中航工业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特级专务。他组织开展国家重点工程的研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歼-15飞机研制的过程中，他坚守一线，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夜以继日，最终取得型号研制的全面成功。

这段时间，随着我国首艘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飞行任务临近，罗阳全力以赴。11月18日，罗阳登上辽宁舰，亲临现场指

挥。24日，他和妻子通了一次电话，他对妻子说，任务都已经完成了，他感到非常欣慰。没想到，这次通话，竟成诀别。

中国航母昂首走向世界舞台，歼-15飞机鹰击长空，在庆祝胜利的時刻，罗阳却倒下了，为他毕生热爱的航空事业洒尽最后一滴心血。

才见霓虹君已去，英雄谢幕海天间。罗阳的去世引发社会各界人士极大反响。有网友留言：“中国的航空工业实现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向中国军工技术开拓者致敬！”“清澈的共和国的蓝天，是他们，铸造了中国的脊梁。”“以生命来诠释，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中。”

据悉，罗阳同志追悼会定于11月29日上午10时，在沈阳市回龙岗革命公墓回龙厅举行。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